

刘铭传

台湾首任巡抚

张笑天 著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铭传[台湾首任巡抚]/ 张笑天 著.—北 京：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04.2

ISBN 7-5012-2252-5

.合... . 赵... . 人物传记 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号

责任编辑 姜志达

责任出版 赵 玥

封面设计 姚少春

刘铭传

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

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(100010)

电 话 6526592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排版印刷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

北京华正印刷厂印刷

开本印张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23

字 数 586 千字

版次印次 2004 年2月第一版 2004 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章

第一节

归隐田园的淮军大将要展示镇宅之宝-虢季子白盘。这是他占领太平天国护王府时意外所得。更令他意外的是，护王陈坤书的女儿陈天仇将要取他人头。刘大帅爱子在越南对法作战中殉国，送回来的是一捧白骨。老骥伏枥，想再展雄风吗？其奈西太后说他“不识好歹”何！

公元 1884 年法国人入侵越南，大清军队进入越南，中法战争爆发。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。

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中，湄公河的支流正值汛期，河床陡然增宽，洪水滔滔，漫出河谷。在这闷热潮湿的雨林中，中国驻防在越南的军队在河谷地带行进着，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大清国藩属国越南顺化的丛林，前面的一支马队帅旗是黑色的，大书“黑旗军刘”的字样，与法军作战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黑旗

军将领刘永福骑马走在军中，他修长身材，面目黧黑，既背着大刀，也带着长短枪。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是广西上思人，雇工出身，早年参加过天地会反清，他在云南边境组织的黑旗军对满清朝廷来说可是个不祥的阴影，让西太后无法安枕。后来刘永福率众退入越南，竟然屯田耕收，持之以恒地与清军捉迷藏，令西太后头疼不已，视为顽疾。正值此时，法国人大举进犯越南，英雄有了用武之地，越南反倒把黑旗军当回事，授命抗法，竟然把法国人打得落花流水，收复了河内。清政府倒也乐得清静，不在家门闹腾就行，西太后是不怕把脏水泼到别人院子里的。后来法国人得寸进尺，竟然觊觎中国的滇桂，伺机入侵，便爆发了中法战争，这一来，西太后灵机一动，来个“废物利用”，就地提升刘永福为记名提督，反正记名如侯补，本来也不值钱，黑旗军这就算招安了。

黑旗军的后卫队是绿、黄两种旗帜。帅旗上同样是“刘”字，不同的是一个是参将衔的刘盛蛟，一个是游击衔的刘盛虬，他们是英俊威武的兄弟俩，都是淮军大将刘铭传的儿子，他们

的老子为清王朝灭“长毛”和剿捻差点没把命搭上，到头来只封了个末等爵，给了个直隶提督，按说全国只有陆师提督十二人，水师提督三人，够显要的了，级别是从一品，比封疆大吏巡抚还高一级，但清代是重文官轻武官的，同一品级的武官事实上比文官低三级，刘铭传所在的淮军里，与他不相上下的都先后放了总督巡抚，他憋了一口气，加上在陕西任上又与湘军首领左宗棠闹得剑拔弩张，他便借眼疾上了辞呈，年仅三十九岁就开了缺赋闲回乡了。可他的心却一直驰骋在沙场上，自己上不了阵，就打发儿子出征。

当清军全部走进丛林河谷时，天正是朦朦胧胧的早晨，热带雨林里水气、雾气蒸腾，白茫茫一片，人像在云雾中，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，可以一把一把地往下甩水珠。前面突然炮声响了，埋伏在丛林中的法国远征军红裤子兵从首尾两端截住清兵，清兵中了埋伏，他们面临一场被动的伏击战。

刘永福立即命令部队调转马头应战，刘氏兄弟也督军勇猛还击。

河谷地带枪声震耳，冷兵器拚得叮当响，双方伤亡都很重，好多尸体掉入河中，河水都染红了。

清兵陷入狭长的河谷地带，四面受敌，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，渐渐不支。

战场上出现混战局面。刘盛虬驰马靠近刘永福说：“快撤吧，刘军门，现在夺路而逃还来得及，我打头阵。”

说罢，刘盛虬打马前行，刘盛蛟紧随其后，已经冲到路口了，突然刘盛虬大叫一声，连人带马栽入了法国人挖的陷坑里，那是上面虚盖着香蕉叶子的大坑，足有三间房子大小。随他冲在前面的骑兵一大片同时掉进陷阱。刘盛蛟猛地拉马后退，战马惊嘶，竖起前蹄，总算没有再掉下去。

法国兵一见陷阱奏效，又敲着鼓列队围攻上来。

刘盛蛟一边命士兵救陷阱里的人，为掩护他们，复又带兵回头再与法军拼杀。他们在大雾迷漫的丛林中一直拚到中午，溃退下来的兵士收拢到一起不足一千人。刘永福哭丧着脸，刘盛蛟抚着弟弟的尸体潸泣。

刘铭传，字省三，安徽省肥西县人。清末淮军将领，在李鸿章麾下颇受重用，由千总、都司、副将逐级提升，29岁时，即官升直隶提督。1868年。他奉旨督办陕西军务时，因积劳成疾，而挂冠回乡。

刘铭传在镇压太平天国、剿捻的过程之中杀人无数，心有不安。于是在家乡刘老圩修

建盘亭，将征战中得来的国宝“虢季子白盘”安放其中作为镇宅之宝，然而事与愿违，“

虢季子白盘”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宁。

就在盘亭即将竣工之时，前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之女陈天仇为报杀父之仇，趁夜潜入刘老圩意图对刘铭传行刺，不料被一个丫环无意中撞到，行踪暴露。刘铭传的老朋友洋枪教习法国人毕乃尔一枪打中陈天仇，陈天仇跌出墙外不再出现……

刘铭传方脸微麻，脸上的线条有棱有角，一双不大的眼睛，目光却很凌厉，看他走路姿势，孔武有力，一望可知是行伍出身。

刘铭传二十年前从战破袭常州时得到了一件宝物，珍藏多年。

刘铭传邀请客人来参观盘亭，他回忆起当年破常州得到毓季子白盘时，它当时的用处只是个马槽子，里面塞满了乱草，还有马粪，没人把它当成什么稀罕物，也许不如一个洗澡盆。

那天夜晚，天下着瓢泼大雨，风也刮得很猛。

刘铭传于风声雨声中，总听到一种很动听的音乐声，像古筝，又像编钟，叮叮咚咚，扰得他睡不稳，后来就披衣服起来，站到护王府的院子里想听个究竟，搜索了一阵，发现声音是从马厩里发出来的，他走到马厩一看，原来几匹马在这白盘里争吃马草马料，互相争夺，马铃铛不时地碰在白盘上，就发出动听的乐音。刘铭传牵走了马，把马草丢开，露出这盘来，他当时就认定这是一件天下瑰宝。

客人们知道刘铭传是有一腔抱负要施展的。只是不得志而已。

一提起这个话茬，刘铭传总是很酸楚，都是洋人欺侮我们，他请各位记住，中国如不学习西方的长处，变法图强，迟早要灭亡。

刘铭传在越南作战的儿子刘盛蛟，受命回来报信。他和刘永福都视刘铭传比朝廷更可倚重。

刘铭传问刘盛蛟是专门从越南战场回来送他弟弟刘盛虬骨殖的吗？

“不，”刘盛蛟拿出一份写在龙旗上的血书，上面有“破法夷，保中华”六个血写的大字，底下是密密麻麻的血书签名。他说，这是将士们的血书，让他上达朝廷，请朝廷下令，发大兵进剿。

刘铭传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丢了越南事小，法国人得陇望蜀，是冲整个中国来的。

刘铭传把龙旗血书摆在膝上，用手抚摸着那血迹斑斑的字，点点头，就冲这些肯为国家喋血的儿女，中国亡不了，还有希望。他低头思忖了片刻，又毅然抬起头来，叫儿子不要歇息了，他派人跟刘盛蛟连夜进京！想想又自我否定了，还是先到天津北洋大臣李中堂那里，请他示下后再决定进止。

刘盛蛟恳切地望着父亲，说行前刘永福特别捎话，希望刘铭传当他们的主心骨，他的声威足可左右朝廷，请他上一个词恳意切的折子，刘盛蛟要一并亲自送去。

刘铭传摇摇头，觉得他无须上折子，这面血旗，这么多人的血，还不足以让朝廷警醒吗？

刘盛蛟点了点头，答应连夜就动身。但刘铭传的四夫人陈展如不放他走，认为这个刘铭传太不通情理了，孩子千里奔波，精疲力竭，不好好歇几天就上路，谁吃得消。刘铭传却不以为然，战场上，一连苦战十天半月也是常事，军人不能求安逸。更何况他带的情报关乎国家安危，理当马不停蹄地奏报京师。

只见刘广、毕乃尔等人陪着刘铭传从石桥上走回来，向藏书楼步去。

藏书楼旁一栋空房子里，立了个灵位，写的是“游击刘盛虬之灵位”。灵前燃着三支香，缠绕着几缕袅袅的青烟。

刘铭传一个人在灵位前拜了一拜，回头吩咐说，无论大小辈，都来拜拜，他是为国尽忠的人，重于山岳。

刘朝带等都过来拜祭。

第二节

法国人的炮声搅了西太后五十大寿的好梦，但不妨碍以万寿节的名目命名颐和园。不打，赔一百两，打败了得赔一万两，这是投降派的高论。息影泉林的将军半生戎马，却在心中留下记忆的疤痕。翘首京师，朝廷可曾听见伏枥老骥的长嘶？

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官邸接待来自越南的特使刘盛蛟。

李鸿章依然精力充沛，那双藏在高高的眉脊骨下的眼睛睿智而又狡狴，梳理得很光滑的白胡子向上翘着，显示着他的不同凡响。

李鸿章说：“你弟弟在越南不幸捐躯，令人心痛，我当具折上奏，能有个追封更好。”

刘盛蛟说封不封赏倒在其次，朝廷如果坐视越南丢失而不救，将来悔之晚矣。

李鸿章说：“血书已经摆到太后的御案上了，但这事并不是仨瓜俩枣的争端，说一声打容易，打了以后呢？打赢了尚好，输了怎么收场？西方列强有铁甲炮舰，有的是银子，我们的国力比起洋人相距甚远。我为什么大张旗鼓办洋务？是想悄悄地自强起来，等到与洋人棋逢对手时，再决一雌雄。”

刘盛蛟大为不满：“依老伯的说法，我们若永远赶不上洋人，就永远矮人三分，永远当孙子了？”

“这叫什么话！”李鸿章道，“你若坐到我的位上，你就会有如履薄冰、慎之又慎的心理了，盲人瞎马地拼，不过是匹夫之勇，于国家何益？”

刘盛蛟大失所望。

内务府朝房中，军机大臣们在两个亲王率领下刚从长春宫下来，翁同和、李鸿章、恭亲王奕訢、醇亲王奕譞等人喝了一杯茶，便升冠振衣准备离开。

大太监李莲英一溜碎步进来，果然，他们预料到的坏消息这么快就来了，在越南战场上大清国几万大军吃了败仗。大家纷纷穿戴整齐，跟在李莲英身后，胆战心惊地再次进长春宫面圣。

在怒气冲冲的西太后面前，各位大臣面面相觑。

西太后本来最恨英法两国，她说顶数法夷不是东西，二十多年前火烧圆明园，就是他领头干的！

奕譞说，还有英国人。英法联军干的！

西太后最恼恨他们把圆明园里乾隆爷的宝物全抢走了，到现在不还。那些红眉毛绿眼睛的洋人把大殿前头鎏金水缸上的金粉都刮去了，看上去像长了秃疮。

翁同和说，听咱的驻法大使曾纪泽说，抢去的宝物全放在巴黎的凡尔赛宫里呢。

西太后说：“法国人就不是个好饼！不能手软。白派徐延旭、唐炯过去作战了，谁能想到这是两个贪生怕死之徒！”

翁同和最不能容忍的是，电报上说，徐延旭还没见到法军的影儿，就不战而逃。

西太后哼了一声说，早看出他是银样蜡枪头的货，他倒有脸接二连三地向朝廷递请战书，她问大臣们，一共递了几回呀？

李鸿藻说，六回。

景廉主攻黄桂兰，说他督率的桂军有五十营之多，差不多三万人，北宁一战，落花流水，法国兵才几千人。

奕訢奏道，现在法夷来势凶猛，攻占顺化后，那个叫孤拔的海军头目又用军舰封锁了越南各港口，本来很能打仗的黑旗军最近也不行了，连连失利，刘永福手下的兵不到三千人了，云南、广西的兵饷、粮秣又接济不上，前方缺医少药，人心涣散，怕顶不住。

奕訢消极地说，仗，打不起呀，一旦打开来，就收不了场了，不打，输一百两，打了，输一万两。

西太后闻言怒不可遏。

这些年，慈禧太后和鬼子六之间的“蜜月”期早过了，二十多年前他们叔嫂联手在半坡店发功辛酉政变，活捉肃顺等顾命王八大臣的默契与同病相连的合作早已成为历史，一去不返了。

自从发生那件刺客事件以后，刘老圩一连几天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。然而每天都是在平静中度过，并没有什么事发生。负责巡逻的毕乃尔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。晚上，刘铭传的大厅像个透明的灯笼，亮得耀眼。从敞开的窗子、门扇望过去，刘铭传身着员外服，坐在有虎皮的太师椅上，一只脚跷在春凳上，手托一卷书，泰然地在灯下观看，目不斜视。